

2023年5月13日 星期六

责任编辑:邹萍艳 蔡文逸
电话:8237576

“天下山峰何其多,唯有此处峰成林。”380多年前,著名地理学家、旅行家徐霞客从熟悉的江南出发,向祖国的大西南行进,终于发现了贵州大地上的这颗明珠。

于是,就有了徐霞客在黔西南的故事。

看



霞客行

380 多年后

的这番新景

——全国地市媒体乡村振兴调研采访活动走进黔西南见闻

5月6日,立夏之时,全国80余家地市媒体代表走进黔西南,共同探讨推进地市媒体内容建设,共话媒体深度融合,并启动走进“康养胜地、人文兴义”乡村振兴调研采访活动。

时隔380多年,与徐霞客曾赞叹过的耀眼风光相逢。

3 见证 “阳光黔西南”



万峰成林处,阳光黔西南!目之所及,一幅幅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、乡风文明、治理有效、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画卷,铺展在黔西南大地上。

在贞丰县,媒体记者追溯红军长征在黔西南的峥嵘岁月,感受贞丰古城的历史文化底蕴;在贵州宏臻菌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,探寻全国唯一的黑牛肝菌工厂化栽培企业,报道呈现黔西南州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,不断探索符合实际、彰显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。

近年来,该州因地制宜发展茶叶、食用菌、蔬菜、薏仁米、中药材等十大特色优势产业,加快构建山地经济产业体系。同时,以普惠性、基础性、兜底性民生项目为重点,实施道路、供水、能源、物流、信息化、综合服务、农房、农村人居环境“八大工程”,聚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,打造绿色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。目前,该州共有省级特色田园乡村·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村7个,州级特色田园乡村·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村32个。

记者在连续3天的调研采访中获悉,黔西南州正深入实施“产业强州”“文教兴州”“和谐稳州”战略,积极筹备2023国际山地旅游暨户外运动大会加快文旅康养重点项目建设,推动“康养+多业态”协同发展,着力打造黔滇桂三省(区)结合部康养产品供给区“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康养后花园”“国际一流山地旅游、度假康养目的地”。

中国新闻出版广电传媒周刊主笔杜一娜是第二次来到黔西南,她说:“人文兴义”一语双关,既要打造康养的宜居硬件,也要修炼康养的文化内涵。“康养”的提出,不仅提供给当地年轻人一条就业新路,也给老年人以颐养天年一份舒心与安心,通过走访能够看到民生七有(幼有所育、学有所教、劳有所得、病有所医、老有所养、住有所居、弱有所扶)在黔西南州有很不错的践行,好政策促民生,好民生强民心。”

感受多彩贵州,难忘兴义情缘。全国地市媒体记者在实地调研采访中,深感加快推动建设“康养胜地、人文兴义”是集天时地利人和之力,感受到这座“小春城”群众的幸福感、获得感,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。大家纷纷为黔西南点赞:“山清水秀,豪情步无边。立夏初访黔西南,革命薪火永传。跨万峰醉日月,江湖错峰连天。美景欢歌无限,何时再游乐园?”“漯河日报社时政新闻部记者张晓甫在贞丰古城参观采访结束后,激情澎湃写下《清平乐·初到黔西南》。

“通过实地调研采访,我们沉浸式领略了黔西南州山川秀丽、文化厚重、风情独特、产业兴旺、加油奋进的乡村振兴新图景!祝福黔西南州明天更美好!”中国地市报研究会秘书长刘紫荣表示,相聚“加油”发源地,万峰成林处、阳光黔西南,畅怀交流,互学共鉴,收获满满,受益匪浅,激荡起践行“四力”、攻关精品体的信心和澎湃动力。

1 看见 “万峰成林处”

黔西南州位于黔滇桂三省(区)结合部,素有“滇黔锁钥、盘江明珠”之美誉。立夏时节,走进这地处世界公认的北纬25度黄金气候生态带,满目皆是鲜艳的三角梅,深呼吸,空气清新舒爽。这里荟萃了峰林、石林、峡谷、湖泊、瀑布、奇石等丰富的自然景观。

作为黔西南州的州府,兴义市立足地理、气候等资源禀赋,推动“康养胜地、人文兴义”品牌建设。这里,美景养眼养心。壮观的马岭河峡谷是一条在造山运动中产生的地缝,峡谷内群瀑飞流,翠竹倒挂,溶洞相连,两岸古树名木点缀其间,千姿百态。人们可以在漂流中体验飞驰的乐趣和河水的清凉,还能够观赏峡谷内集雄、奇、险、秀为一体的自然风光。这里的山,是两亿年前海底世界的景观。最令人称奇的是,在兴义城区方圆30公里内,分布着万峰林、万峰湖、马岭河峡谷、贵州醇、云屯生态体育公园、义龙山地运动博览园6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。而在磅礴数千里的莽苍峰林之中,还有招堤十里荷塘、神秘北盘江峡谷、放马坪高山草原、神奇贞丰双乳

峰等优质景区景点。

气势宏大壮阔的万峰林,山峰形态奇特,整体造型秀美,是国内最大、最具典型性的喀斯特峰林。徐霞客曾两登黔西南州的万峰林,在他的眼中,这里“丛立之峰,磅礴数千里,为西南奇胜”。如今的万峰林旅游景区是“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”“中国最美的五大峰林”。

在群山环抱的贵州省健康养老产业示范点“纳具·和园”康养小镇,在马岭河峡谷、云屯生态体育公园、万峰湖、万峰林,来自全国80多家媒体的160名代表,深入了解康养产业发展情况,感受“中国四季康养之都”的自然之赐、政策之惠和比较优势。“地处北纬25度的黔西南,气候温润、山川厚重、风景如画,历史悠久、民族文化浓郁,非常适合发展健康疗养、生态旅游、文化体验、休闲度假、体育运动、健康产品等业态,是一个让人来了不想走的地方!”媒体记者纷纷表示,将以此行扩大黔西南“康养胜地、人文兴义”对外形象的知名度、影响力,为该州高质量发展蓄势聚力。



贞丰古城圆桌宴

2 领略 “中华布依情”

黔西南州不仅气候宜人,环境优美,还有浓郁的民族风情,布依族、彝族、苗族等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令人印象深刻。此行,媒体记者们走进了“中华布依第一县”——册亨,被这里的山水人文、民族风情深深打动。

在先秦古籍中,将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的诸多民族,统称为“百越”。作为其中一支的布依族,是云贵高原南北盘江、红水河流域的土著民族,依山傍水聚居而居,自成村落。布依族的亭目制度、建筑、服饰文化、生产生活工具、饮食文化、节日习俗、歌舞、摩经等别具一格、丰富多彩。在布依族全域聚居县的黔西南州册亨县,布依族人口占了全县总人口的78%。布依族在中华大地上的历史演变和文明进程,全都写进了册亨县布依博物馆里,1300件布依文物藏品,彰显着这座城市与众不同的美丽。

长沙晚报社品牌新闻部常务副主任彭培

成说:一路走来一路聊,我们在饱览黔西南美景的同时还感受到满满的热情;烟雨微濛里,祥和的村寨到处都是桃花源的景象;在这里,最让人着迷的不仅仅有山有水,还有动听的《留客歌》……“在册亨县布依博物馆、中华布依博物馆,媒体记者们详细了解布依民族文化,并观看大型歌舞剧《音画布依》展演,挖掘作为“中华布依第一县”的册亨如何走出一条全域旅游与城乡统筹、产业融合、农旅融合的发展之路。

据了解,黔西南州近年来持续深入推进“锦绣计划”,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相融合。当地紧紧围绕乡村振兴倍增目标,积极发展民族、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,加强民族传统手工艺保护与传承,打造民族文化创意产品和旅游商品品牌,让“民族民间技艺”变为群众自力更生的“民族产业”,为推动乡村振兴作出更大贡献。



乐享山水



制作特色民族服饰



发现牛肝菌

三清担担人

刘力

去过三清山的人,都记得女神峰、巨蟒峰、三龙出海、观音赏曲……三清山钟灵毓秀,清幽天下。

距首登三清已过了30多年,数次领略奇观,不经意间,另一道风景刻我心底。那就是行走在大山里的三清担担人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的秋天,我慕名来到了三清山下,景区尚未开发,更无索道,自恃年轻的我一番豪言,拾级而上,两小时不到便气喘吁吁,望峰兴叹。正在这时,一阵节奏明快、铿锵有力的音乐由远及近,一位身材瘦削的小伙子翩然而前,头戴遮阳帽,身穿黄马褂,挑着百余斤的担子,担子随舞步晃悠,面不改色心不跳,轻盈悠然。

“怎么不走了?一起走吧。”于是,我认识了他,三清担担人小钟。

他们早晨六点钟出发,往山上送粮草,登两千余米高峰,八小时往返回家吃晚餐,早餐便是干粮伴开水,每天可挣50元,那个时候这个收入挺高。小钟自小听力不好,高中辍学,家里五代担担人,便干起了担担,春夏秋冬寒暑风雨从无间断,比我小五岁却已担了六年担。“累不?”“习惯了,不干活还觉得少了什么。”

一路聊一路走,他指着远处告诉我,那是“天狗望月”,那是“生死相依”,看着近离着远,团团红雾中的风景,犹如滴到宣纸上的水彩,诱我不歇步,乐观的神情也给我平添了向上之力。担担小伙真汉子,铁肩撑起一座山。

他说,游人时常与他同嗨,乐在攀登中,还有不少合影,言语中透着自豪。我忽然感到,一根扁担一路舞蹈一串音乐带给人欢乐与鼓舞,小钟便像一个小太阳,感染着从不相识到相识的游客,他会讲段子,不同人有不同版本;“同路行同快乐,游客快乐我幸福”。坚韧乐观,是疲惫者的强心剂,更是一首催人奋进的交响曲。

晌午时分,不知不觉便到了日上山庄,身上竟无疲倦感,小钟与他先后到的同伴草草扒了几大口饭,便下山了,临别留了份质朴的祝福“小钟玩好!”

那个下午和晚上,我玩得很开心。夜里,伴着月光看女神,清晨,还是劲头满满,登上了主峰玉京,观日出俯看美景,每每疲惫,总会浮出小钟挑担的身影,晚餐时,感觉菜价颇贵,想到担担人之辛苦,便又释然。

那以后又去过几次三清山,没再爬山,时光中小伙子身影渐渐淡了。

十五年后,再临三清,同伴约坐索道,我却执意地迈步而上,或许能遇到小钟,他他人近中年,还在干担担营生吗?

许是缘分,在一处驿站,女老板说“老钟今天来,快了。”起初我以为是揽客,没想到半个小时不到,又见“小钟”。

他厚实了许多,皮肤更黑了,脸上爬上了些许皱纹,还穿马褂,换了草帽,谈及经年往事,他已无印象,却依然豪爽,大笑之后说“怎么不走了?一块走。”这话听起来太熟悉,仿如时空隧穿。

一路一路聊,他结婚后生了两个娃,都上学了,现在有家有口,敬老育儿;“每天可挣150元”,说这话时,老钟全身依旧透着那份自豪,他依旧边走边解说,许多的传说像放电影,我不由自主的加快了脚步。中年的他,挑担伴歌依旧踏实,只是步伐比年轻时缓了点,说到三清山的开发,游客日多,便全身是劲。

到达营地,他请我在石凳上小坐,毛巾擦汗草帽打扇,兴冲冲地给我唱山歌,歌词没听明白几句,却引来了我先到的同伴,他站C位合了张影。

临别,他用点菜单留了电话给我,还送我一根冰棍,笑嘻嘻地说:“山下五毛,山上六元,这是缘分。”目送他下山的身影,我仿佛看到中国农民的朴实与憨厚。转弯时,他回头向我挥手,耳畔又飘来了几句山歌。曾听过一句话,一生只干一件事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我不知道是什么支撑着这些人,坚持着最苦最酷的反复。

又是十几年过去,我再次来到三清。下车便打听老钟,这时的他已是名人了,当地人说他“自编减压挑担舞,担担也能成网红”,老树发新芽,网络技术赋予老钟新的文化内涵。新农村建设使三清上下发生巨变,主要营地通车通缆,于是,担担的队伍渐渐少了,挑不动了的老钟开了餐馆,还当上了“担担公司”经理。

在生意红火的农家店,我又一次见到了老钟,五十多岁的他这回真该称老钟了,打着赤脚抽着烟,他说,挑担四十多年了,脚板已经与土地密不可分,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,子承祖业继续担担,还与我讲起了与游客的故事,还有那句“游客快乐我幸福”;“你是文人,拜托你写写三清山,写写新农村,如今的日子好着呢!”他用扁担丰富了一座山,用肩膀扛起了一个家。

老钟领我到屋中。那儿有他挑破的几副担子,还有用过的红马甲黄马褂,摸着这些物品,看得出老钟有一种不舍,那毕竟是他一生执业的最好的纪念品。

哼着挑担的号子,老钟取出自酿的米酒,深深地喝了一口,长长地叹了口气,望着上山的路,他幽幽地说:“想



挑几个来回,还想当导游,还想与天南地北的游客胡侃。看着凝神的“老钟”,我心中忽然有种冲动,要把这份感染力记录下来。

是的,如今的年轻人,缺少的正是老钟这种乐观,这种抗挫能力。而这,不正是中华民族传统之美之坚韧之不凡吗?我深深地留恋那种质朴那种粗犷那种原始的气息,留恋老钟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满满能量和味道。

三清山之美,不仅仅在于大自然的天成恩赐,更在于那些勤劳坚毅的普通人,一头挑着人生,一头挑着信仰,那些以“三清担担人”为代表的农民,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,他们是一道独特的风景,堪与“大美三清”比美引人竞折腰。

我爱三清山奇妙无比的自然风光,更爱担担人用汗水和足迹铸就的乐观坚韧的人生风景。在他们平凡的生命里,有很多不被人看见的时刻,是那么重,又那么轻。

与母亲

刘茜

我一周岁后,父母租了一座瓦屋房住,因为祖父分下来的老屋实在住不下我们一家五口人。父亲兄弟分家后,各自过日子,从前一大家子一起吃住的场面,在母亲怀里的我肯定见过,但是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后来听母亲说起过几次,那时候家里的劳动力都要去田地里干活,而在家带孩子的她,饭点时再饿也不能先吃点,必须等一家子干活的她回来才能开饭,分家后就自由多了,再也不用刻意等谁,饿了可以先吃点垫垫胃。母亲胃不好,消化也不好,健胃消食片是家中常备药。

母亲生我,已是三十岁以后。我是父母的第三个孩子,轮到我自己出生,来送礼的就没什么人了,母亲在月子里连蛋都没吃到几个。女人生孩子所经历的事情总是会念念不忘,我自己成为母亲后,也深有体会。好在生活总是在慢慢变好。租住的房子其实就是两个大房间,不像现在的房子,有几室一厅。我六岁前一直生活在那里,所以我还能清楚地记得一些细节。

母亲说起过,我很晚断奶,她把我安置在姑姑家,姑姑家一个需要断奶的孩子私跑到我家上,这样一段时间后,我就戒奶了。听起来挺有意思的,但我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,直到看见一张老照片,照片上有好几个小孩,除了我,还有亲戚家几个孩子,我们站在一棵树下面,我的手摆弄着一个衣架。突然,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些连贯的画面。

不止一次想起一个温馨的一瞬间,母亲侧躺面对我,膝盖弯曲,大腿部分正好托住我的双脚。那应该是世间最安全、最温暖的港湾。我试着托住我孩子的双脚,推测那时的我也就两岁左右。虽然这么小就有记忆,但是要描述母亲年轻时的模样,时间还是要再往后推……

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,没上过幼儿园,母亲去哪里都会带上我,所以我也算见过挺多“世面”。三轮车停在村子那口标志性的井旁边,我从车子后面纵身一跳,然后紧跟母亲的步伐,母亲穿着一套浅蓝色套装,短袖衬衫加半身裙,母亲微胖的身材看上去很健康,她的牙齿很白,笑起来那么迷人。

孩子的成长意味着母亲的渐渐衰老。那一年,母亲抱起我年幼的儿子,走起路来比我还快,而如今,她常说自己老了,身体一年不如一年,手臂抬久了就钻心地疼,每天时不时需要躺一下以缓解腰部的酸痛。岁月无情地爬上她的发梢,又想抽空她的精力。

母亲的性格多少影响着我。我说我和她一样,心态不是很好,心理素质太一般,有点烦心事总是放在心上难以释怀,容易影响情绪。母亲说她从前并不是这样,反而总是把事情想得很简单,如果会深谋远虑,肯定不会是现在这般境地。母亲小时候有条件读书,自己却没心思读,勉强坚持到高中毕业。母亲变得成熟,是在有孩子以后。孩子是她生活的希望,是她永远放不下的心头肉。

我生女儿时,也已年过三十。等她长大,懂事了,能想起我年轻时的样子吗?在她的记忆里,我是否能给她留下美好的、难忘的瞬间呢?与母亲相比,我做的实在微不足道。我记得,母亲不会把坏情绪转嫁给我们,即使上一秒在和父亲拌嘴,下一秒也能语气温和地对我讲话。这一点,于我就很难做到。母亲对我们那深沉的爱,难以用言语形容。

母亲没有工作,一生都在为儿女操劳。她平常说话比较随意,年幼无知的我还曾生过她的气。其实,她是典型的“刀子嘴,豆腐心”。母亲教会我很多,也说过一些令我受益匪浅的话。她告诉我我要干一行,爱一行;她说家庭固然重要,工作也不能马虎;她说男人多半要面子,有时候要懂得忍让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母亲变得愈加稳重,或者说更加通透。听母亲说话,我的心会平静下来,仿佛喧嚣的尘世间,有一处宁静的不被打扰的角落。

母亲如果有工作,绝对会是个兢兢业业的人。有孩子前,她曾在我们村里的小学代过两年课,不懂的就认真去学,她还得过“优秀教师”的奖状,这是她引以为傲的。那个跟着父亲从拼音开始重新学习的母亲,是我的榜样。

喜欢与母亲分享日常,即使是不开心的事情,也会在她的理解中找到安慰,能在她的激励下找到坚持的动力。母亲让我明白:自从有了孩子,就有了一颗玻璃心”,与“为母则刚”并不相违背。母亲不管是什么样,都是我内心坚强的后盾。

赶花

徐珍

五湖四海的人,围居一座酱油厂成村,村外西南四野平坦,春天种满成片油菜。我那时幼小的身高与脚步,还抵达不到油菜花地的边界,却清晰地记得菜籽一把一把撒进疏松土壤。一场雨后钻出小芽,似乎没几个太阳就疯长成千簇万簇的金黄小花,迎来角果的绿熟、黄熟,完熟的菜荚被大人们一担担翻回村,被连枷拍打,或青或黄的细小果粒一箩一箩被送进榨油间,有些顽皮逃逸的家伙也没闲着,来年春天,在晒场四周泥隙里茂盛,同样疯成油菜,与在这块土地上出生、长大的我和伙伴们一样茁壮。

父亲保管榨油间的钥匙。那间屋的窗户常年紧闭,可屋顶的瓦片再严实,有些东西依旧从每丝缝隙往外逃窜,仿佛要向天空,向大地,向人们大肆宣告:我是菜油!我是菜油!

我跟在父亲身后进去过那个黑洞洞的房间,被馥郁油香薰得发晕。那屋里的锅,铲,连副锅的篾扫帚,盖锅那个大斗笠,都被施了魔法一般巨大。父亲双脚扎着马步,稳在锅台前。他左右挥动,双手一上一下扬着巨大的铲,翻动着热锅里的籽,汗水渗出他的红背心。父亲一路蹦起来,看了一眼那热烘烘大铁锅,煤火在灶堂里红通通,青油菜籽在锅里颜色渐深。我热不住,跑回门边,倚在一半黑暗一半阳光里,一会瞄瞄灶堂,一会瞧瞧父亲。父亲的姿势像电视里策马扬鞭的将军,仿佛挥动着油菜一生最好的去处。

父亲说,没有花,就没有碗里香喷喷的一切。一粒种子,撒进大地,发芽,抽芯,生长,开了花,才能结出果,化身无数香喷喷食物。油菜那些金灿灿的花、青绿绿的荚,在我幼年记忆里,充满神秘。我从此热爱每一种花的烂漫。

春天的花,像不善心计的少女,烈烈地笑,铺天盖地,不怕人看,不怕人说,更不怕招惹妒忌。先是梅,辣辣爆响春,然后迎春,海棠,樱花,杏花,梨花,桃花,蔷薇,一个比一个茂盛,一场比一场盛大。春天,是爱笑的女生,男人见了那笑,会觉得天高了,云散了,草发芽了,大地都阔了起来。花草,自带灵气。是那种贴近大地的灵气,比诗经还古老,比山川更有力量。爱花草的人,自会去看云月星辰,看得到这人世间各种智慧,他们走过千山万水,心里海阔天空,表达却愈清淡。

久居小城,转眼多年。我的鬓边一直都在追赶父母鬓边花白,我对土地的依恋,似乎比父母更强烈。他们那代人,吃过种地的苦,而我们,享受土地带来的情趣,到我的孩子,土地对她而言,只是楼房。我开始不断在窗台上添置花草,每遮住时间空隙,热衷带着孩子赶去所有能抵达花的地方。连续几年,我依次去梧桐堰看过荷,去藤黄角看了一次又一次桃花,也去斗米虫农庄看仙龙湾的禾雀。此刻,又站在宋村官塘。

麻雀从去年飞来,看我来捡这漫天的黄,那黄里裹卷着我无数的儿时片段,裹挟着旧去人的温度。我爱这世间种种或盛大或清孤的态势,与幼年在乡间欣赏那一场又一场盛大的花事脱不了干系。那个叫油麻坝的小小村庄,春天除了有过蜂飞曼舞的金黄油菜,三月的北丘梨白桃粉,四月的南田紫云英集,更远一点的东山,五月茉莉含笑,早稻秧苗与蕃薯藤谷雨后才在村西地里疯绿——每一种花草都热烈热烈。我爱花草,或许爱的是记忆,爱的是花草引来的情愫。

山间午后

心灵的舞者

这是一处废弃的村子,这里是他自小长大的地方。眼前所见,已经找不到村子的影子,只剩一幢红砖瓦房摇摇欲坠。因村子在半山腰,出行极为不便,很多年前村民们集体搬迁至山下,村子便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消逝。可是对于村民来说,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都早已深入骨髓。只要那么一丁点儿提示,关于其所有的内容都会喷涌而出。正如此时的他,静静地伫立,呆呆望着眼前的山,屋前的竹林,还有废弃的房基。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在想什么,但有一点是肯定的,他想念了,想念那一段再也回不去的童年,玩伴,还有亲人。父母在,人生尚有出处,父母不在,人生只剩归途。年近半百的我们易被周遭煽动情绪,有触点便引得愁绪满怀。那山那水,那那那房,那一样不使人忆呢?

一条挖掘机碾出来的土路贯穿了整个山头,与二十多年前相比,省去了跋涉的艰辛。依稀记得多年前,这里还有一间属于孩子爷爷的旧瓦房时,我们经常坐班车到山下的村子,再徒步爬上来。每一次都啧啧怪为何要住在这样偏僻的地方,他用沉默回答了我。多年后的今天,我终于读懂了家的含义,哪怕山再高路再远,只要有一双张望的眼睛在等待,那便是游子方向。

春笋露了头,披一身深褐色的毛茸茸的外衣。我们顿时兴奋不已,钻进竹林,徒手刨了起来。这是我儿时最喜欢做的事情,每年春天,大哥便会到山前的竹林里去挖竹笋。大哥是寻笋高手,毫无迹象的地方,他用锄头三两下刨开土,便露出竹笋黄黄的尖头,再小心翼翼地挖开竹笋周围的泥土,待到整个竹笋现了形,再一锄头下去,胖娃娃似的竹笋就被我抱在怀里。已经露头的竹笋大哥可从拿正眼瞧,他享受探寻未知的刺激。其实大哥向我说过多次藏有竹笋的泥土特征,但是我从来不曾成功过。有地面裂了缝竹笋露了头,我才可能判断其具体位置。

花时不长,收获满满。直到我再三劝阻,他才歇了手。我们坐在沟渠边,将笋衣剥去,脱掉外衣的竹笋如脂如玉,白白胖胖很是叫人喜欢。“小时包扎扎,长大包头散发。”望着一堆剥好的笋子,突然想起小时候母亲经常给我们出的这道谜语。

山里的东西有很多,每一样都与众不同;野蔷薇抽出嫩芽,折下一截剥去带刺的外皮,清甜中混着草木的清香;树莓挂满了枝头,果实已染上灰褐色,再有十天半月便会华丽蜕变,换一身身红艳艳的衣裳;树林中的紫色杜鹃似天边飘落的云霞;缀在长茎上的玉吊一般的刺花完全盛开,引得一只黄蜂不住上下翻飞……物是人非,掺杂了情绪的事物总会多一层温情。人生很奇妙,一辈子可能从不涉足的地方,因为一个人会让你熟悉并且爱上她。这里山高峰密,空气清新;“以前路不好走,人们都纷纷逃离,如今倒又想过这种世外桃源的生活了。”我不禁感慨。从家乡到故乡,只有一步之遥。只因没了可呼唤的对象,每年归去,只剩春天里唤作清明的日子。我们在绿树成荫的山间默默站立,任由思念流淌一地。

生活里能够同行的人比风景更重要。很享受这个春天的午后,看山望水,听风赏景,和心爱的人一起走在温暖的时光里。

烧旺火

姚增华



几天前下的雪,还没有完全融化,背阴处、瓦沟里的积雪,还稳稳当地躺在那儿等伴,大人们说这雪要等伴过年了。这天,雪子像是接到积雪邀请函一样,赶趟儿似的下个不停,落在瓦上、地上、树叶上沙沙作响。身穿单衣单裤的我在寒风的侵蚀下好像没穿衣裤一般,那穿着草鞋的十个脚指头已被冻得红肿,而我们堂兄堂弟四人任凭风吹雪打,肩挑装有柴刀、斧头、尖锄的粪箕,一个劲地往几里外的山上赶。

南方丘陵小山包上,与往常没有什么不一样,除了低洼处,草从旁一蓬一蓬的积雪,像是天上的白云飞累了,困了而躺在地上休息以外,只有我们四个生龙活虎的年轻弟兄在山上挖柴兜。

上山挖柴兜首先就得考虑这树苑好烧不好烧,耐不耐烧,因为这是年夜饭后烧旺火用的主要燃料。再者就要看看这树苑脑的树名吉利不吉利,比如苦珠树、茶籽树等显然是不能挖回来的,苦珠树就凭这一个“苦”字也不能挖回来烧,大家都怕粘着这“苦”字会烧出一年的“苦运”来;而茶籽树在老家又称之为“善籽树”,谐音为“生子树”,要是谁家敢把这“生子树”苑都挖回来烧旺火,那他家又怎能去旺子旺孙呢。我们弟兄儿人上山之前,大人们交代过要挖枫树、桉树苑脑,意味着来年家运风风火火,一团和气。

不过,枫树与桉树都属直根系树木,要挖这种树苑难度特别大。一般的情况下要挖地一米多深后,看它的根系有没有分支,若还是唯一的定脚跟往下伸的话,我们也不会把精力耗在这一棵苑脑上,只有采用吃料的尖锄直接斩断了事。这天,我的运气特好,在山坞里陡坡处碰见了一棵大的枫树苑,在苑脑的外侧稍稍地撒了几尖锄土,然后用斧头对着根部砍了几斧,接着就利用扛杆原理,将尖锄掘在枫树苑的内侧,左手握着并紧逼尖锄柄,右手将枫树苑往外扳,做到双手同时用力,这一枫树苑不需多长时间很快就成了我的俘虏了。

我父亲有五兄弟,老大住在外面,老二、老三、老四、老五都挤在爷爷奶奶留下来的三家屋里,大厅常年摆着四张八仙桌,天天吃饭就像在馆店里的大包厢一样,开饭前都得先互相尝尝各自菜肴的味道,真的是热闹极了。母亲妯娌之间有时也会有碰碰磕磕的小摩擦,不过,经过妯娌们之间的相互劝解调停或由老奶奶分别找人谈话,过个一两天这些过家家的琐事也就没有踪迹了。

逢年过节就不一样了,尤其是过年,四家人的菜肴要放在一起弄,四兄弟还得把老大一家五口人邀请过来到厅堂里一起吃一餐年夜饭,并由老大来主持一下请年

盆等祭祀活动。年夜饭后,各家的女主人等负责清洗锅碗瓢盆,打扫卫生、烧水洗澡、浆洗衣服;男同胞们却要剪烟花、加灯油,凡是房屋的角角落落处都要亮灯,就连厕所、猪栏也不得落下;而菜园里、自留地也要抱上一把稻草去烧一烧,让土地公也得旺一旺。做完这些杂七杂八的事儿,就集中精力筹备发旺火了。

大伯读过几年私塾,在地方上也算得上是一位有文化的人,办事十分谨慎,不管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摆在他面前,他都得忍、忍、忍或让、让、让。这是他做人的准则。

这发旺火首先要把大苑脑放在大厅中间的外围,里面放着茅草柴,把小小的苑脑放在茅草柴上面,同时在小苑脑的空隙间播放一些毛竹片,再在小苑脑上堆放一些稍大一点的苑脑,然后由主持人引领大伙祭祖、祈福、放鞭炮……我老老实实地跪在厅堂前苦思冥想,这发旺火前的准备工作也就没资格参与了。旺火已经烧起来,家里二十多个人紧紧地围着旺火的四周烤火,相互祝愿后长辈们开始给小辈们拿压岁钱,有五分的,有一角的,还有二角的不等。大人们也没忘记给我红包,不过就是送红包时他们人人都要让我认个错就没事了,我可把他们的话全都当成了耳边风,可以说一句话也没听进去。

家家都捧出了装有冻米糕、笑水糖、红薯片以及糯米糍皮和粳米糍皮等糕点的果盘来。我们和大人们一起烤旺火、尝糕点、叙过去、谈来年,大人们还会剪剪蜡烛烟花,或给灯笼拨拨灯芯添添油,大人们说烤旺火守岁时千万不可忘记这一点,还给我们讲了好多因过年点灯照岁而油灯失火的故事。于时快到了,大伯领着他的家人和大家说了些祝福的告别语走了。随后,院子里又响起了时间持续不长的爆竹声。说这关门时的爆竹可长可短,而开门时的爆竹就得长一些,也得讲究一些,若是开门纳福接运时,爆竹出现了点不着或是时断时响的现象,那这一年你的心里就会像藏着一条毛毛虫一样。随着时间慢慢地推移,部分熬不住的人吃了算是夜宵的灯盏糕就离开旺火上床睡觉去了,还有部分硬撑的人也已东倒西歪地快要进入梦乡,大人们让回床休息他们还会说不困,直到大人们抱着他们进房间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这时,在剩下的人员中挑选了包括我在内几位耐熬的人坚持烤火,唠嗑、查灯……并再三叮嘱要注意火灾,可那时不比现在,有牌玩、有电视看这岁就好守多了。

烧旺火的传统习俗,现在老家已快销声匿迹了。但家家户户做冻米糕、磨豆腐、煎米糖、杀年猪、请年盆、串亲友、看花灯还在传承,我觉得烧旺火是老家过年最有年味的一件事。